

300

321.161

1.2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魔鬼战神

——隆美尔传

〔英〕戴维·欧文 著
张全光 译



A1002505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 序

战争是残酷的，不仅造成哀鸿遍野，也无情地淘汰着一切华而不实的将军，从而筛选出名副其实的战神——隆美尔便是这样一位身经百战而攻无不克的战神。

1891年隆美尔出生于德国一个中学教员的家庭，少年的他身体纤弱，但勤奋上进，对数学科学非常爱好。在父亲的要求下，中学毕业后隆美尔投笔从戎。在军队里他憧憬远大的目标，时刻渴望着权力和高官厚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为他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几年间他曾与法军、俄军、意军交手，战斗中他如龙似虎，机智多谋，多次负伤也多次获得嘉奖。一战结束后，隆美尔担任了九年的连队指挥官。在此期间，他依旧勤奋好学，他研究过重机枪，并成了一名熟练的射手和装弹手；学会了燃机的所有原理，他把摩托车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他教士兵如何在山上建滑雪小屋，如何制造折叠船。

30年代后期，希特勒“慧眼识珠”，发现了隆美尔这颗新星，加以提拔重用。此后，隆美尔对希特勒的知遇知恩一直心存感激。

1940年德国向法国发起了攻击，隆美尔指挥第七装甲师大胆穿插，一往无前，显示出了他勇猛高超的战争技巧，第七装甲师被誉为魔鬼之师。在战场上已同法军、俄军、意军较量过的隆美尔，1941年与英军在北非一决高低。两年时间里，

他仅靠两个装甲师和为数不多、装备较差、营养不良的步兵，却顶住了整个英帝国的压力；他孤军奋战，以少胜多，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神话。全世界包括他的战争对手都被他杰出的军事才华所惊诧，赞誉他为“沙漠之孤”，“20 世纪的汉尼拔”。

隆美尔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人，他性格孤僻，在他的将军同行中，敌人多于朋友；在受到约束的情况下，他是难以对付而又犯上的军官，然而在一切由他支配的情况下，他又是最优秀和最有独到见解的战斗指挥员。在战场上他不仅善于随机应变，棋高一着，具有深邃的战术洞察力而且勇猛无畏，身先士卒。身为总司令的他常常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最危险的第一线进行指挥，并一次次地大难而不死。

隆美尔不吸烟，也不喝烈性酒，对婚姻忠诚不渝。无论战场形势如何紧张，他几乎每天都要给远方的妻子去信。

这位常胜将军在登上顶峰之后也走向了反面，他变得固执武断，过于保守，缺少了往日的大胆与勇猛。内因外因的交互影响，使他连遭败绩。最终这位纳粹德国的宠儿、陆军元帅被希特勒赐死，时年 53 岁。那是 1944 年，纳粹的丧钟已经敲响。

本书作者是英国的历史学家，毕业于伦敦大学，修过物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专业。为撰写本书，他花了 10 多年时间，访问了隆美尔的亲属、部下、同事以及生前亲朋好友，查寻了大量的档案、文档资料与传主的书信日记，加之作者对材料剪辑恰当，文笔生动，使传主跃然纸上，并让读者身临其境，触摸到战场的风云激荡。因原作篇幅太长，翻译时有所删节。

目 录

译 序	(1)
能干的军人	(1)
教官	(4)
希特勒的将军	(9)
魔鬼之师	(15)
不给非洲一个铜板	(31)
精锐部队	(35)
三十一公里	(46)
指挥官们的反抗	(54)
孤注一掷的突袭	(62)
反败为胜	(83)
耀眼的奖赏	(98)
向阿拉曼进军的序曲.....	(119)
分水岭.....	(131)
倘若我回不来.....	(140)
违命的艺术.....	(151)
争取光荣的最后机会.....	(167)
永别了，非洲.....	(179)
向往胜利.....	(187)
死亡地带.....	(197)
诺曼底.....	(209)

一位中校拜访隆美尔·····	(238)
干掉隆美尔·····	(259)
谁杀了隆美尔·····	(269)

能干的军人

埃尔温·隆美尔是个面色苍白，体弱多病的青年。他未曾梦想去过戎马生涯。他喜欢拆装东西，动手能力非常强，并对做一名飞艇技师抱有一种朦胧的渴望。

隆美尔的母亲海伦·隆美尔是当地职位显赫的政府官员冯·鲁斯的千金。隆美尔的相貌和他母亲相似，并且很崇拜她。隆美尔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一样，任中学校长。

这个家庭的成员，有着不同的职业与不同的人生经历。哥哥卡尔，自愿从军——仅仅为了逃避期末考试。他后来成了一名陆军侦察机领航员，他们的家中还保存着他在金字塔和苏伊士运河边的留影。隆美尔最小的弟弟杰哈德——至今还活着——成了一名歌剧演唱家。这3兄弟和他们的妹妹海伦都喜欢亲近自己的母亲，而父亲的早死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损失。

然而，正是隆美尔的父亲鼓励不太愿意当兵的隆美尔立志于戎马生涯的，而隆美尔后来的历史足以证明他是个最杰出的军人。老隆美尔在把自己的学生和儿子推荐给伍尔登堡军队的信中说：“他，健壮，可靠，是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炮兵和工兵都拒绝了隆美尔的申请。1901年3月，第124伍尔登堡步兵团通知他去报到，并进行体检，医生发现他有腹股疝，不过其他方面都很正常。他父亲为此特意给他安排了一次必要的手术，并签了字，同意承担儿子的一切费用，还给他买了一

套军官候补生的军服。7月19日，离开医院后6天，18岁的隆美尔加入了自己的团队，不久就被送进但泽皇家军官候补生学校。

1911年11月，隆美尔从军官候补生学校毕业，军校校长给这个诚挚的年轻人写了1份评语。在射击和操练方面，军校校长说，隆美尔“非常出色”，体操、击剑、骑马“可以胜任”，不过校长有些忧虑地说：“他身材中等，瘦弱，体质相当糟糕，而且很虚弱，”此外，这小伙子，“性格倔强，意志坚韧不拔，热情活泼……守纪律，时间观念强，自觉，友善，智力过人，有高度的责任感。”军校校长有先见之明的总结说：“军官候补生隆美尔是一个能干的军人。”

但泽是德国最美丽、到处都有高大建筑的港口之一。在这个城市里，军官候补生们常常有幸光临在军官团体中定期举行的正式舞会。但泽有教养的市民的女儿们都被邀请参加这样的舞会。年轻的隆美尔的注意力很快被一位别有风姿、漂亮而又身材苗条的舞蹈者所吸引，她的名字叫露西·莫琳。这女孩的父亲和隆美尔的父亲一样，曾经任过中学校长，不过当时已经去世。她是到但泽来学习语言的。起初她发现隆美尔过分严肃，可不久他们便双双坠入爱河而不能自拔。

第124步兵团驻扎在靠近斯图加特的威卡尔登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在随后的两年里，隆美尔始终在那里训练新兵。他和其他中尉很少有共同之处，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同他的年龄相比，他显得过于老成持重，他一生都忠实于妻子，忠实于婚姻。他和威卡尔登当地的女人全无来往。后来，当他成名以后，曾收到过许多女人的邀请信，他风趣地对露西说：“要是我还是一个当年的年轻中尉，有这么多的邀请信该有多好啊！”

1914年3月1日，隆美尔被派到离家乡不远的乌尔姆第49野战炮团的一个炮兵连服役。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

已经笼罩在他祖国的上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法国残酷的战场上呆了两年多的时间。1914年9月，在瓦伦尼斯，他的左腿被一颗步枪流弹击中——对他来说独具特色的是，他用1支空步枪同3个法国士兵孤身奋战，为此他荣获了二级铁十字勋章。1915年1月13日，隆美尔从医院返回第124步兵团时，正值阿恭纳斯森林里令人疲惫的堑壕战打得难分胜负的时刻。两周后，他带着士兵爬过100码带刺的铁丝网，闯进了法军的主要阵地，占领了4个地堡，并依靠这些地堡打退了法军1个营的反攻。在敌军即将发起一次新的进攻之前，他带着士兵顺利地撤出阵地，仅仅损失了不到12个人。这一勇敢的行动使他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在全团授予一个中尉如此高的荣誉还是第一次。1月里，他再次挂彩，他一条腿的胫部受伤，他希望自己能被派往新的土耳其战场，他甚至还开始学起了土耳其语。然而，10月，他被派往新的伍尔登堡山营担任连指挥官。经过1年的训练之后，全营6个步兵连和6个山地机枪排被调到罗马尼亚，德军和俄国军队正在那里鏖战。

教 官

1916 年底，埃尔温·隆美尔临时动身到但泽去，在那里和露西成婚。她 22 岁，黑眼睛，小巧玲珑；隆美尔刚过 25 岁，身材笔挺，一头金发，爱冲动。他返回战场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又恢复了——事实上，他们自结婚以来，只要一分开，每天都有书信往还，即使在炮火连天的前线，隆美尔也依然每天给妻子去信。他对她的感情十分执着，并渴望和她一块过家庭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隆美尔 27 岁，升任上尉。1918 年初，他被派往一个军团参谋部，这段文字工作的简短经历，使他打消了做一名参谋官的念头。严峻的战争生活已把他造就成一个刚强、坚毅的人，隆美尔不再是一个体弱的青年，而是一个壮实的成年汉子了。他用阅兵场上那种刺耳的咆哮和粗暴的举止，以弥补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只有在朋友当中，他才用斯瓦比亚那种咬舌的方言谈话。

1918 年的德国，在一场战争的彻底失败之后，正处于政治、社会和经济动乱的重要关头，街头巷尾到处是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党。停战后的军队遵循着停战的严格规矩返回德国。为了恢复稳定，新的共和国转向了陆军军官们。1919 年 3 月，隆美尔被派往康士坦士湖的弗朗德理查斯芬指挥内务安全连——一伙共产主义者。他们讥讽隆美尔的勋章、拒绝进行操练，然而不久，他便让他们俯首帖耳了。有关他的文件表明，

1920 年春天，他同样卷入了“镇压蒙斯特兰和威斯伐尼亚起义的行动”。他的副官恩斯特·施特莱彻在一段插曲中曾描写道：隆美尔把消防水龙当作机关炮使用，制止住了革命党人冲击格姆德市议会的行动，挫伤了他们狂热的激情。

事实上，他能够呆在军队里是很幸运的，许多军官都被裁减了。对隆美尔来说，做一名老百姓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军队，在战场，他的生命才能飞扬。他的几帖现存的穿便服的照片看上去就象一个笨拙、呆滞，不能适应环境的人，会使人联想起那种劣等阿飞的形象。去掉军服、头盔，首先是那枚蓝色珐琅勋章，他只有十分之一的地方象个人样。

在希特勒时代到来的最后几年里，德国军队处于一种沮丧、窘迫的境地。失败的情绪仍压抑着人们，然而隆美尔却非常繁忙。1920 年 10 月 1 日，他到斯登卡德去指挥 1 个步兵团的步枪连——这支有限军队的一部分是根据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国建立的。他在斯登卡德作为一名连队指挥官达 9 年，在此期间，他丰富了自己有关战争艺术的知识。他研究过重机枪，并成了一名熟练的射手和装弹手；懂得了有关内燃机的所有原理；他抽时间向士兵讲解社会风习，甚至组织他们跳舞；他养了 1 条狗，开始集邮，并重新开始了他学习小提琴的痛苦尝试，以及把摩托车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他教士兵们如何在山上建滑雪小屋，如何制造折叠船。隆美尔极其强调运动的重要性。

1933 年 10 月，隆美尔被提升为德国中部哈兹山区戈斯拉一个营的指挥官。第十七步兵团第 3 营的字意是“猎人”。但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以绿色代替白色为特点的营队。不过，隆美尔要求全体军官都必须学会打猎和射击，直到追踪和厮杀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在这里，成天在森林里骑着马带着枪，生活得非常幸福。从一开始，他就使自己的部下在坚韧不拔方

面超人一筹。在他担任新职的那一天，他手下的军官们企图以邀请他爬上当地的一座高山，然后再滑雪而下的难题，给他一个下马威。隆美尔欣然接受，而且一连往返了3次。当他邀请那些军官第四次爬山时，他们全都面色惨淡地连声谢绝。“全营上下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1934年团指挥官赞赏隆美尔的话。一年后，他的继任在评述这时已是中校军衔的隆美尔时写道：“他的猎人营事实上成了‘隆美尔营’，他是杰出的合格的地区指挥官或高级教官。”

1934年，在戈斯拉，隆美尔第1次和决定他命运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偶然相遇了。由于失业人数大增和好战的不安情绪，纳粹分子在1933年春天攫取了政权。1年之内，通过全面的变革和采取革命的经济措施，希特勒解决了大多数经济困难并恢复了国家失去了的民族自豪感。他私下向将军们保证，德国军队著名的武功一定要恢复。在他作好充分准备后，将发动征服西方的大规模战役，以报一箭之仇，以雪心头之恨。于是希特勒赢得了将军们的支持。他又是如何抓住较低一级军官们的心的？隆美尔的事例就是一个典范。

事实上，隆美尔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如果说他有什么政治观点的话，他倒更倾向于社会主义者。这是一个把战场的恐怖归罪于无情的上层阶级的士兵所能做出的典型反映（一次，在家里，他的儿子曼弗雷德问战争象什么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隆美尔熟练地画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场景，图上画着被毁坏的房屋，残倒的林木，污泥与屠杀）。同样，作为一个爱国者，纳粹对他也有很强的吸引力，但他对纳粹的大多数口号不感兴趣。一次，当曼弗雷德指着戈斯拉营部1位军医赛奇林大夫的鼻子，天真无邪地问：“爸爸，他是个犹太人吗？”时，隆美尔感到极大的气愤。象他的大多数同行军官一样，他憎恶恩斯特·罗姆手下那些冲锋队暴徒。冲锋队——这支拥有200万

人的私人军队，由于在纳粹的崛起和掌权上充当了警察的角色而专横跋扈，残害异己。仅仅有十万职业军人的正规军，当然是害怕希特勒当权下的冲锋队的。1934年初，到处都有迹象表明罗姆正酝酿夺权。在戈斯拉，隆美尔亲眼目睹了冲锋队所进行的准备工作。然而1934年6月，在那个声名狼藉的长刀之夜，希特勒采取了行动，对恩斯特·罗姆和那些他认为讨厌的老朋友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整个军队都以欣慰的心情为希特勒的行动欢呼。隆美尔也同样感到宽慰，尽管私下他向副官表示了自己对大屠杀的批评意见：“元首根本没必要那么做，”他说，“他没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强大权力，否则，他可以用一种更为宽容和合法的办法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另外，据曼弗雷德说，他父亲对纳粹采取的宽容态度——不夸张地说——可以追溯到那一时期。当时曼弗雷德仅有六岁，但他父亲在后来的几年里却非常坦率地和他讨论过这一问题。露西的信件表明她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如醉如痴。而隆美尔初期所写的散文式信札至多透露了他对希特勒掌握军权怀有尊敬的感激之情，接着是对他那大刀阔斧的领导才华——正如在对付冲锋队时表现的那样——以及他的军事“天才”表示钦佩。

一年以后，1935年隆美尔被派往波茨坦，那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摇篮。“这标志着我已经成了新的波茨坦陆军学校一名成熟的教官。”他兴奋地在给露西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是绝密！到波茨坦来吧！不要告诉任何人。”活跃的军校，充满了生机。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要扩大德国军队和征兵数额。对于这一挑战，西方国家又未能做出有力反应成千上万名新军官正在接受训练，每批250名。学员们步入军事学校的陆军元帅大厅，聚精会神地聆听着隆美尔讲课。悬挂在墙上的四十名德国和普鲁士陆军元帅的油画肖像也用赞许的目光俯看着

他。

1936年9月，隆美尔被任命指挥希特勒的警卫部队，此时希特勒尚未真正注意到他。当时纳粹党正在纽伦堡举行集会。这种正常的例行公事，使隆美尔肩负着比一般安全警卫更大的责任。一天，希特勒决定乘汽车兜一兜风，并指示隆美尔，他的车后最多只许跟六辆车。到指定的时间，隆美尔发现，在希特勒公寓的路边挤满了部长、将军、省长和他们的汽车，这些高官都争着想在这希特勒的这次出游中占一个席位。隆美尔让前面六辆车通过后，便站在路当中命令其它的车子停止前进。纳粹党的高官们大声诅咒：“真是无法无天！上校，我们要把这事报告给元首。”隆美尔回答说，他已经在前面路口停了两辆坦克，把道路堵塞了。当晚，希特勒派人把隆美尔叫去，赞赏他执行命令坚决果断。

不久以后，另一件事又使希特勒再次留意到隆美尔。在波茨坦担任高级课程教官期间，隆美尔整理了他的讲课记录，然后又戏剧性地把它们用现在时态写成一部井然有序而又激动人心的书，并把它交给当地的一个出版商沃格赖雷特。1937年初，这本名为《步兵攻击》的书出版。希特勒对这本著作非常欣赏，指出它是一部有关步兵教程的最好的书。它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并多次再版。

希特勒的将军

“我穿着一身崭新的将军制服，作为一名新的将军离开了帝国总理府。”埃尔温·隆美尔在给露西的信中自豪地写道。

1939年8月25日下午3点45分，作为一名元首司令部的指挥官他正式向希特勒报到。此时的柏林，酷热难当。仅在四十分钟前，希特勒和外交部长格特鲁德·冯·里宾特洛甫走出了会场，并宣布他将在拂晓时进攻波兰。

下午4点45分，遵照希特勒的命令，隆美尔出动警卫营向巴德波尔辛推进，那是波美拉尼亚的一个小火车站，纳粹部队正在那里集结，准备发起攻击。警卫营共有16名军官，93名军士，274名士兵。全营装备有4门37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20门2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以及其他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没有任何人，至少可以说隆美尔本人就没有预料到，由元首在9月1日开始的充满咆哮和诡辩的演说所暗示的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竟然会无情地把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卷入漩涡，延续六年之久，使4000万人在这场战火中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整个欧洲和半个亚洲惨遭战火荼毒。最后以摧毁希特勒的帝国，大英帝国的崩溃，新式武器的涌现和新的世界列强的崛起，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无视法律的局面的出现而结束。

次日，隆美尔兴奋地写道：“你是怎样看待9月1日事件和希特勒的演说的呢？我们为德国能有这样一位伟人而自豪。”

然而露西的感情却是复杂的，这一半由于她是个女人，是妻子和母亲；一半由于她是希特勒的追随者。她曾在那个时刻问她的朋友和客人：“你们也每天晚上都为元首祈祷吗？”9月4日，她是从维也那·诺伊斯塔特写给隆美尔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们所希望的最终结局是能够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愿那条理由^①能够说服英国和法国……元首昨天夜里已经动身到波兰前线去了。愿全能的上帝保佑他和你，我亲爱的埃尔温。”她信中提到，她和所有的朋友以及商店售货员都讨论了希特勒的演说，并且一致认为他的决定十分恰当。“他们全都求我转请你恳求他不要使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中，我们这个民族经不起失去他这样一个伟人的打击。这种想法会使人不寒而栗！”

9月4日凌晨1点56分，希特勒的专列——“美洲号”，驶进了火车站。15分钟后，希姆莱的指挥车亨利克号以及其他纳粹高级部长也到达了。隆美尔的部下戴上了“元首大本营”的臂章，整个车站布置了安全警戒线，高射炮士兵也已各就各位。

隆美尔希望希特勒对前线只是作一次正式的礼节性的访问，然而这位纳粹独裁者却在那里停留了3周。希特勒几乎每天都要钻进1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驾往前线，穿过仍旧有波兰狙击手出没的森林，沿着留有波兰人遗弃的军用物资的残骸前进，来到塞恩河岸观看他的闪电部队渡河。隆美尔的视线同样接触到了每一个角落，他观察，评价，吸收——学习在自己过去的战绩中所不知道的那些战争装备和技巧，诸如快速运动的坦克群和突击部队的使用，以及对密集的后勤补给实施俯冲轰炸。

① 即和平归还还有争议的波兰走廊地带。

希特勒对他下属所许下的秘密诺言一个接一个戏剧般地变成现实。这更使德国的将军们对希特勒崇拜有加，正如他强调的那样，英国和法国根本没有为波兰开过一枪。

“我认为整个战争将会逐渐平息，一旦波兰完蛋，战争就不会再延续下去。”隆美尔在9月16日这样写道。3天后，他更是自寻烦恼地写道：“我相信在冬季来临之前就可以回家，战争正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事实上它超出了我们最大胆的设想……俄国人可能会很快进攻波兰，有200万人！……这里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一次冗长的军事会议，我被允许参加这些会议，并时常发表意见。能够亲眼目睹希特勒处理问题的那种坚决和果断，实在让人高兴。”在访问了华沙前线之后，他这样写道：“此刻可能是元首情绪最好的时候，现在我时常都和他聊天，我们的谈话十分投机。”

到9月19日，入侵波兰的战争实际上已经全部完成。希特勒耀武扬威地进入但泽，并在14世纪时由德国工匠修建的阿杜索夫·格尔德霍尔港大楼向德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今天我们开进了宏伟的但泽城，”隆美尔简单地记道，“元首将向世界发表演说。昨晚我有幸和他就军事问题谈了两个小时，他待我极其友好……我十分怀疑，战争结束后我是否还会继续长期呆在军事学院。”

到1939年9月23日，波兰已经差不多完全覆灭了，只有华沙还在德国空军和大炮的狂轰猛炸下坚持抵抗。“元首情绪饱满，”隆美尔心满意足地告诉露西说，“现在我们每天都和他同桌进两次餐，昨晚我被准许坐在他的旁边，军人又重新有了自己的价值。”然而，希特勒部下非常嫉妒隆美尔的青云直上。鲁道夫·施蒙特——此人当了隆美尔3年的上司，并且是希特勒在军队里的主要助手——对此作出了公开表示。9月26日，隆美尔随同希特勒一起返回柏林，次日早上，他向露西透

露说：“眼下我和施蒙特的关系很紧张，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显而易见，我在元首那里的职位太扎眼了。在这个方面，情况将会继续发生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我想知道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不希望自己被那些比我年轻的人随意摆布。”

10月5日，经过两小时的胜利阅兵之后——新闻片放映了隆美尔将军恰好站在希特勒的检阅台前的镜头——他又回到柏林军营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第2天希特勒又巧舌如簧对国会发表了一通神话般的演说，这一回他正式向英国和法国提出和平倡议（而这时波兰已经不存在了）。隆美尔相信不久他就能回去和露西欢聚了。“我十分高兴希特勒的演说正在巴黎和伦敦被人们公开地讨论，”8号那天他这样写道，“中立者是受宠的。昨天我参加了1个半小时希特勒主持的会议，元首兴致勃勃，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希特勒宣告——如果他要进攻西方的话——他还要入侵比利时，以便使战争远离他那极其紧要的鲁尔工业区。隆美尔开始感到天气渐冷，他举棋难定地让露西把他的冬服送到柏林，以防突然被调到什么地方去。在9日的信里他写道：“除去元首那极为有趣并总是长达两个小时的军事会议之外，我在这里无所作为。根据希特勒的演说，我们仍在等待对方做出决定。”

希特勒与英国和法国取得和解的一切希望都成泡影。当一枚定时炸弹——由1名古怪的钟表匠格奥尔格·艾尔塞安置的——于11月在离希特勒刚发表完演讲几米远的地方爆炸时，他谴责了英国人背信弃义的做法。“那枚慕尼黑炸弹的企图只是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隆美尔给他的妻子这样写道，“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件。”隆美尔因希特勒的保安人员不曾严密地保卫这个独裁者而吓得目瞪口呆。“在昨晚元首演说的地点覆盖着五英尺深的碎石，由此可见爆炸的情形是多么可怕。如